白鹿書院志

白鹿書院志卷之五

星子縣知縣毛德
署南康府事周兆

主洞

人才盛衰視乎師帥其爲職固重當山水之靈區闢儒先之教化其爲道更嚴事在一時名垂千古某某爲賢某某則否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登講席者其可不謹耶志主洞

南唐

李善道昇元中主廬山國學見先獻

宋粥廬山國學助教見先獻

宋

明起太平興國中爲白鹿洞主見先獻

楊日新按朱子洞學堂長牒云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帥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充書院堂長職事又按朱子與黃商伯書云延合肥吳君爲職事其名無考

周耜淳熈中爲洞正見先獻

、陶一桂景泰中堂長

李燔綌與中爲堂長見先獻

元

王肖翁按虞集記云教授王君肖翁寔攝書院之事

又云王君金華人

柴寔翁按虞集記寔翁爲書院山長又按方岳論事

件內云一準使牒差請饒堂長領袖學者名無考

葉宗仁號梅所星子人淸叟之子也隱居教授撫州

路總管馮驥薦之云迹晦丘園而不求聞達學窮經

史而盡力誨人以此賢才宜居師表授白鹿書院山

長

明

胡居仁成化間聘主洞事有規訓六條人以爲朱子之後洞學第一人云見先賢志

查杭號仁齋星子人明經同胡居仁講學鹿洞潛修理學註有廬隱集崇祀先賢

婁性兵部郎中罷政家居弘治戊午聘主洞事十三郡來學者五百餘人

袁端按張元禎洞志序云曾鐸續志時舉人袁端以

碩學爲藩臬延請分教于洞復從而校正焉時弘治七年白鹿洞書院有志自鐸始

蔡宗兖正德庚辰以薦起授府學教授督書院教事見先獻

劉世揚原任給事中聘主洞事

陳琦府學教授

李資元府學教授

鄭守道淮安人南豐縣學教諭

馮元番禺人嘉靖辛丑進士南昌府儒學教授

胡淑道揚州人新喻縣儒學訓導

貢安國宣城人

王棟隆泰州人南城縣學訓導

崔栢按提學鄭廷鵠下帖云教諭崔栢器宇端潔學

問老成文行俱優堪爲師表

周傑臨江府學教授

陳汝簡青田人

黃珠莆田人舉人

朱勛滁州人嘉靖間爲安福縣學訓導性至孝博學

敦行提學趙聘主書院一時名士爭師事之

趙參魯號心堂[illegible]人由翰林給事建言謫典史居家聘主書院

吳國倫字明卿湖廣興國人進士以給事中謫本府推官主書院事遠近之士翕然宗之文章爲海內推重

章潢號斗津南昌布衣萬曆壬辰聘主洞篤學敦行有爲學次第八條以教學者人以擬胡敬齋云

何鏷

周偉星子縣學訓導萬曆壬辰重修書院志偉實主

其事

許惟德訓導

何端表平樂人訓導

湯敬躋番禺人訓導

張三鳳鹽城人訓導

陳元琛訓導

劉守成南昌人訓導

支如璋崑山人舉人本府同知

劉汝芳宜城人舉人本府同知

楊聯科河陽人本府訓導

朱之屏銅梁人舉人本府推官

張拱極丹徒人舉人力學修行造士有聲

舒曰敬號碣石南昌人壬辰進士萬歷丁巳知府袁懋貞申呈兩院聘主洞事文教丕振洞學復興先後脫穎之士皆其造就會以憂歸至今諸生砥行論文猶以爲法

陳維智南昌人星子縣學訓導

王之臣貴州人府學訓導

黃佑廣昌人府學訓導分督書院以格致之學訓廸

諸生師範方嚴有督洞訓士及四書守言等書

管天衢臨川人舉人建昌縣學教諭分督書院長宿

山中矻矻不倦

唐繼孝湖廣人星子縣訓導

俞文煒江南歙縣人府學訓導

唐一魁江南績溪縣人府學訓導

李應昇字仲達江陰人天啟壬戌司理南康知府袁

懋貞申請主洞重修洞志

李明睿號太虛南昌人翰林學士崇貞庚辰巡撫劉

宗祥會巡按徐養心禮請入院主講席未幾陞禮部

侍郎去

國朝

熊維典號約生建昌人前兵科給事巡撫蔡士英臬

司李長春禮請爲鹿洞山長

何　字孝先瑞昌人書院副講

胡叔寅號　山西人司理南康兼督書院

范礽字祖生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朱雅淳號湛侯浙江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佘允光字叔夜奉新人任建昌教諭順治十七年書院副講

張世經府學訓導書院副講

楊日昇號東巘新城人府學教授兼書院副講

巫之巒號巒稱當塗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廖文英號昆湖連州人知南康府督洞學事置田清租增號舍繕墻垣宿洞課士興廢舉墜以師事張汝

公刻有正字通行世

汪士奇號仁湖湖廣人司理南康兼督洞事

吳一聖字敬躋崑子舉人隱居四十年知府廖文英聘主洞事

湯來賀號惕菴南豐人明進士理學經濟隱居山林巡撫安世鼎聘主洞事立明經蔡值千特爲堂長以

陳彥李瑀爲學長學者雲集著有鹿洞邇言內省齋集

錢正振字侯起星進士提學邵延齡聘主洞事

熊飛渭號魯人南昌進士巡撫馬如龍請主洞事立
庠生萬昶蔡嵩生爲堂長文宗先正課士有方後以
疾卒于郡城學者至今思慕之
干建邦字淑掌星子進士巡撫張志棟聘主洞事著
有鹿洞續言湖山堂集
歐陽齊字任齋廬陵進士官翰林巡撫郎廷極聘主
洞事
周傑字達也建昌進士巡撫郎廷極聘主洞事
原敬字元功樂安貢士巡撫郎廷極聘主洞事

郃良傑字萬子都昌人丙子解元前廵撫馬如龍後
知府葉謙兩聘主洞
按書院教事主之者五代時爲廬山國學助教宋
時爲書院山長其堂長直學洞正諸名葢分理焉
明無專設先輩名公督學江右往往禮聘名賢主
盟來學如李齡之聘胡敬齋代廵唐龍之題授蔡
宗兖尤爲書院生色其聘而未至者陳白沙先生
一人嗣是輕重以時名寔各别而郡委學博分督
則相沿不替然載籍弗備姓字多湮存其可攷見

者以俟後之君子博稽而詳核焉

載攷廬山志有薛方山觀易臺記首云碧白鹿書

院日盤桓五老峯下則薛公固嘗主是洞矣且云

遊巖王子以恭議分守是邦徒步過訪則王公又

嘗造是洞矣二公當代名賢豈無倡和乃筆墨失

傳姓字亦普艮可慨也故誌之

毛德琦識

白鹿書院志卷之六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學規

朱子曰佩先師之格言奉前烈之遺矩維言與行學固不可以無本也玩其辭不通其理得其意不見諸行終與始異內與外睽惡在其為闇然自修歟訓詞具在當知所警矣志學規

朱子白鹿洞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列於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具列於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一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

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於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朱子教規已纂入興復志矣竊念儒者爲學之方

聖賢教人之法莫要於此故復冠於卷首用以導

朱子之道致丁寧之意非複出也毛德琦謹識

王洞胡居仁規訓每條列引經書及先賢之論學者宜而習之今存其目警切者

正趨向以立其志

周子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顔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程子曰天下第一等事不可讓與別人做　言學便

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人爲志　程子自十五六遂猒科舉之學慨然有求道之志

朱子曰爲學須思所以超凡入聖如昨日爲鄉人今日便要爲聖人須趹拔後方始有進今日克念即可爲聖明日罔念即爲狂矣

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惑不爲文采眩不爲功利汩沒可以言讀書

愚謂今之學者才氣高者則馳騖於空無窅渺之域明敏者類以該博爲尚利名爲心又其下者不遏務

於詩句浮詞以媚世取容而已未嘗知有聖賢之學也夫聖賢之學得之於己可以成善治美風俗興教化三代可復也或者以爲聖人之道高遠難至非後學之所敢及殊不知有生之類其性本同但聖人不爲物欲所昏耳今學者誠能存養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則天性自全聖人可學而至矣聖人豈隱其易者反使人由於艱難阻絕之域哉

主誠敬以存其心

程子曰今人心主不定視心如寇讐而不可制不是

事累心乃是心累事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　呂與叔患思慮之多不能驅除程子曰此正如破屋禦寇東面人來未逐得西面一人又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四面空踈盜故易入無緣作得主蓋中有主則外患自不能入矣

朱子曰持其志則氣自清明學者當提醒此心使如

日之方升則群邪自息　纔主一便覺意思卓然精

明人一時間外面整肅便一時醒一時放寬了便

昏怠也　妄誕欺詐爲不誠怠惰放肆爲不敬

愚謂今之學者但盡己之心毋使有一毫虛妄齊莊

嚴肅毋使有一毫懈弛則所謂眞實無妄主一無適

者自可至矣由是以窮理修身齊家治國亦何所不

可哉程子謂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信不欺我矣

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

程子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事萬物之理理會得多

自豁然有覺處

朱子曰盈天地間皆物也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身其體則有仁義理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也極其大則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於小

則一塵之微一息之頃不能遺也　致知之方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以至於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必其表裏精麄無不盡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旦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聰明睿知亦皆有以究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

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

朱子曰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學者用心理會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纔覺如此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愚謂人生日用之間起居動息以至設施措置不能不與物接故不能無事然所以爲事之理固已具於性分之内也若厭其煩[illegible]欲絕而去之則陷於佛老之空寂若不察其理之所當然以機變爲足以應事

則流於儀秦商鞅智謀之末爲小人之歸矣故必於

事物初接本心萌動之際謹察精辨孰爲天理孰爲

人欲使善惡是非公私義利判然於前然後從其善

而去其惡如此既久則義理益精自無過不及之差

矣

克治力行以盡成已之道

伊川問謝顯道相别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只去個

矜字

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 此間講說

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愚聞人之有生便有所以爲人之理是皆天之所賦非人力之所爲孟子所爲踐形是也今所以不能如聖人之從容中道者是氣質有偏物欲有蔽故必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以成乎己也苟或知而不行則前所窮之理無所安頓徒費講學之功無以爲己有豈不重可惜乎

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

愚聞朱子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我之得私

也是以君子之心廓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非吾心所當愛無一事非吾職所當爲雖勢在匹夫之賤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人者未嘗不在吾之分內也竊謂學者須要有如此心胸則規模廣大私吝之心自消推而行之覺有一民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哉儒者之學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也

按敬齋先生規訓六條廖志存五逸審察幾微一條查李志亦然竊審察幾微即大學之誠意中庸

之愼獨孟子雞鳴舜跖之分是學者緊要關頭如何可逸再讀博窮事物條註所引朱子說語句脫落文理不屬心疑有悞及得熊君西牧手稿查對然後知李志發刋時中落一葉以審察幾微後半註接博窮事物前半註固宜其不相屬忠毅旣成書或未再校廖志不察而因之豈不悞哉謹按次補入并記其所以以志讐校之難而熊君之勞爲不可泯且是書謬誤或仍俟後之君子相考訂焉

毛德琦謹識

布衣章潢為學次第 節文

一學以立志為根源

蓋樹必有根其茂參雲水必有源其流倒海志乃人之根源天生斯民聰明才力要皆均之惟志有不立此心便為富貴聲色所誘志士則吾同一聰明也反之吾心以究竟合氣性命苟不能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吾已同一才力也反之身心以完養自家性命苟不能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不已此志一立此心恒存一日千里誰能禦之一念萬年誰奪之貫

會友無忘講樹不朽事業而無務所生矣不亦信然大丈夫哉

一學以會友輔仁為主意

志豈在以輔仁在友反而思之平日志氣果專在求仁不以詞華美麗蕩心不以科名得失動念不以人言毀譽動情否乎平日交友果專在輔仁而群居切磋果皆直諒多聞之士無便僻邪佞之損否乎程子謂必有求為聖人之志方可與之共學今日相聚一堂正會友輔仁共學入聖之日須各從自家身中沉

思默識或據所得以求證或質所疑以求明或舉平時所玩經書及先儒格言未能慊心者相與論辨大家平氣以相資虛心以相受稍有勝心惰氣言行過差即密相救正雖退居各齋固不可以冥冥惰行亦須愛衆親仁懇懇惻惻忍人慫我直欲同歸於善使天地生生之德實有諸己庶幾踐形惟肖善與人同無負今日共學之誼

一學以致知格物爲入路

玩聖經一篇豈有二知豈有二物哉蓋天下國家身

心意知一物也雖云爲物不貳其實物有本末雖云萬物咸備其實天則秩然凡知止知本知所先後皆此物也真知此者內外精粗原是一物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程子所謂先須識仁是也苟物有未格且昧乎致知之所在矣何有於知之至哉乃近之談良知者又止認現在之智識以爲良知之妙用且云只此便是頓悟用功反加束縛不思金雜砂礫淘之方可以求真水滿汙池澄之方可以還源也曾謂致知不在格物也耶

一學以戒愼恐懼爲持循

古人畏天命尊德性亦臨亦保不敢懈怠荒寧豈能於性上加毫末哉正以性體本自嚴明本自欽翼故也世人未嘗不戒懼也却又都從睹色聞聲上枉費心神終生憂慮汲汲皇皇祗於自性加桎梏耳真心學者旣能格物以致其知矣卽於此小心翼翼夙夜匪懈顧諟天之明命庶幾時時此未發之中而爲君子之中庸也否則無所忌憚卽小人之中庸矣信乎能戒懼則精神斂於隱微獨覺之內惟精惟一儼然

上帝之玫羅無忌憚則精神逐於耳目見聞之表愈浮愈蕩且不自覺其靈明之日喪也即讀書作文時驗之念慮則氣昏氣昏則靈機窒塞故記誦易忘而詞亦不楚矣可不慎哉

一學以孝弟謹信爲實地

凡今之人孰不爲人子亦孰不爲人弟也觀孔子天縱至聖猶云君子道四丘未能一而言行相顧一歸諸慥慥之君子吾儕顧學孔子不思致力於此可乎哉蓋孩提莫不知愛莫不能愛率此知能之良以孝

其親不過取諸吾性之仁而自足也稍長莫不知敬莫不能敬率此知能之良以弟其長不過取諸吾性之義而自足也何其簡而易也日用間言者言此纔覺浮靡便須簡嘿時時修詞立誠不極其信不已則言滿天下無過口矣行者行此纔覺淺露便須歛敕處處覷身礪行不極其謹不已則行滿天下無怨惡矣

一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檢察

善無窮盡人多過差忿心難除慾念易動試觀易象

損益二卦其旨宏深或氣以忿而暴或情以慾而迷或以善小而不爲或以過小而不改於以會友輔仁望其日進無疆也難矣是故爝火不息終至燎原而懲之於微涓流不塞終成江河而窒之必預遷必如大舜之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改必如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而後動心忍性堅志熟仁一切逆境不能爲之搖奪氣質可盡變習染可盡除也譬之藩籬壞則修之則家之寶藏爲愈固風邪侵則藥之則身之元氣不愈克乎

學以盡性至命爲極則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凡前所云皆性命之理也何也物一也真能格物以致其知則孝弟言行莫非此物之散見而仁也性也命也卽此物之別名也格致戒懼謹信懲窒遷改孰非盡性至命之功哉若云性之盡也命之至也未易言也則是不知性與命者也是故命卽性之於穆不已而 定之不易性卽命之流行至善而生生之不息也盡之云者萬物一體之量必欲其克滿無虧至之云者一原渾淪之大務

使其幾微畢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所欲不踰矩其盡性至命信萬世之楷範也

一學以稽古窮經爲徵信

仲尼至聖猶韋編三絶好古敏求四教四科未嘗廢文學也故說命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凡六經四書孰非古先聖賢之遺訓乎但近之談學者棄往聖之典墳鄙宋儒之成憲一切師心自用游談無根自任頓悟頓修標立門宗謂能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躋聖位不曰臯夔以上何書可讀則曰六經乃吾心之註

厠耳此所以人人得爲異說侮聖言悖聖道殆莫可救藥矣列國家以明經造士蓋將涵養薰陶於中正純粹之歸故即其文詞可以見心術也奈何習舉子業者所嗜反在班馬莊騷甚則獵戰國策士之雄談及空門話柄以發揮孔孟言趣杞人之憂豈徒壞士習已耶至若世之所稱聰明俊傑留神心學又每每遺棄人倫結侶方外或單提直指或一意雙修所習者寂體靜功所證者真銓內典若混三教而一之其實視吾聖門典籍不啻糟粕而土苴矣雖然經書具

在也志格致之學者惟莊誦聖經賢傳而紬繹玩味之孳孳乎論世而尚友多識以蓄德則所徵不差所信愈篤凡一切非聖之書曾得而惑之哉

恭議葛寅亮課語

論看書入手之方先宜逐字訓詁的確乃於通章諷詠語氣其法以實字觀義理虛字審精神假如學而一章學字時字習字說字乃實字也一處如此他處盡然只須精研一處不必處處求解而字之字不亦乎字乃虛字也雖字義亦處處盡同而先後措置之

間口氣稍別精神亦各迥異矣故看書不求多只求精每日晨起豎起脊梁注定目精先將自支黙讀潛思務要設身處地以意逆志言言能返證於自已事事可實按之目前不決裂其文辭不增設乎已見乃爲明了如其未明姑且放下另看後章固有此處不明而他處忽相觸發亦有今日不明而他日再看乃能釋然又有今日雖覺已明而他日反以爲不明更求別辯者總之學以漸博而相通心以積疑而起悟乃舉一反三引伸觸類之善法也此全以精神爲感

名利情稍覺煩倦雖多看亦不能注思便當任手若刻定章數不去思想止將講說本頭記下釋卷茫然於我何與又若好為穿鑿故立意見反以禪宗出世語入聖賢經世之旨與本文不相親貼亦是勉強附會於書何與去此二獘而後可以語看書也然胸中學識空疎雖想亦不能入則師友開導乃為虔心之釗矣

讀書惟取益心最忌其俗如競尚於冠履言談耗志欲巨崇俗惡皆俗避也一留心於此則挾策呻吟莫

非道聽塗說之具必無實得矣要須一切掃除屏居靜室按前諸法而伏讀沉思昧爽以起日昃不遑遊居寢處於其中焉其人能得讀書之味者不必問其胷中所學而舉止言笑自一見可知蓋其氣象不粘帶乎俗態也然而心不欲雜雜則神蕩而不收心又不欲勞勞則神疲而不入在用功過勤者心力既疲未見得手便須於誦讀之餘卷書擱筆明牕淨几萬慮俱捐悠然獨坐或支頤而對爽氣於西山或緩步而看生機於花鳥或清言以暢指或雅歌以適情一

日之間量留數刻於此而黙坐寧心尤爲要義使此心常如魚之在水鳶之在空悠悠洋洋活潑潑地方能心曠而開見可以互融神悟而思慮可以深入是誠天下之至樂亦郎讀書之至訣也

學者多闕習聞不能取大患在不知讀書以明理有如按尋所論看書之法以求乎經書之旨則諷誦之餘必有豁然開而擎我心於天日之表惕然驚而暴我心於雷電之下快然自得而置我心於光風霽月之間入理深則得趣轉勝所見大則向慕非凡將聖

賢之而目漸親而市俗之機緣自日厭矣郎夙習已深未易遽破而把卷時旣能開眼逐夠寧不刺心諸友第驗之誦讀自知予言非謬而非口舌之能道者也

主洞湯來賀學規

一曰專心立品

君子小人之分邪與正義與利而已夫人不入於正即入於邪不喻於義即喻於利人禽之殊在幾希也每思人性本善而氣質難齊習亦異焉有自然而爲

君子者有勉然而為君子者及其成功一也有立意而為小人者有無意而流入於小人者不可不自省也至於為君子而不能為小人而不敢蹉跎歲月則所謂碌碌庸人也陽竊君子之名而陰為小人之實者則所謂大奸慝也夫與其為小人而自貽伊戚身名俱隕流毒子孫至子孫羞舉其祖父曷若為君子而不愧不怍窮達自得流芳千古名實兼優之為愈乎此大學中庸所以戒自欺而諄諄慎獨之功也果能力行而自立則心之所向自專而品自躋於上矣

二曰潛心讀書

載籍極繁自以四書六經爲準然必旁通徧覽而後足以助學識廣見聞學者或倣先儒分年之法每年讀一書又推其意而爲分月之法每月讀一書每讀一書必循首訖尾而後可以察其本末辯其是非會其同異口誦心維一一體之於身則氣質日以雅馴而彼聲色之娛麯蘗之嗜忿懥之伏非義之營皆有所不敢且弗遑矣斯爲力行之首務世俗讀書其高者不過認真舉業未敦實學他年縱掇巍科而六經

廿一史茫然不知爲何物則平日不潜心之過也又安能通達時務濟世而安民哉諸士其勉旃學古研理學而究經濟庶幾坐而讀起而可行惟異端曲學之書不可謬習以壞學術他如淫詞艷曲最蕩人心則當一見而卽焚之非士君子所宜入目者也

三曰澄心燭理

學既博矣則當守約凡讀古人書必取其言之精微者彙爲一帙凡觀古人事必取其行之可法者彙爲一編夫均一嘉言也而所言不能無殊均一懿行也

而所行不能辨別毫厘千里其源流之分合可不審
與必也澄吾心以燭之思其同復思其異斯即格物
之功而知可以致矣竊謂書猶鏡也我有善念或躊
躇未決讀古人書而奮然興矣我有過失或弗能察
讀古人書而惶然自愧矣雖彼聖賢非先得我心者
乎夫燭理既真則凡事有所操持異端不得而惑之
榮辱不得而撓之吉凶禍福不得而撼之非力行之
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

四曰虛心求益

中庸言博學而繼以審問蓋謂學海無涯不集衆思無以廣益也故非惟師長可問行輩亦可問也非惟行輩可問即年少於我者亦可問也昔之聖賢芻蕘有詢昌言有拜豈過爲謙讓哉亦以不如是則人雖有善無從而樂告矣同此堂者道義相成勿面諛而退毀過失相規勿矜長而護短以此爲行行斯力矣

五曰實心任事

禹稷當平世而有饑溺之思顏子在陋巷而有爲邦之問范文正公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胡安定

先生爲蘇湖二州教授設經義齋又設治事齋謂人當各治一事或兼一事如治民治兵屯田水利僱科算數之類隨其好尚使平居相與講習其後出而筮仕各有成功由講習之有素也今學者在家凡職分所當爲者固宜竭力爲之若夫濟世安民之事亦當預爲講求須知稷契皐夔各專一事何必矜能而炫博乎有志力行者思歲月之易邁則目前當務固不容其玩愒思胞與之同量則天下蒼生之事皆吾儒之責任也有此實心斷爲有用之實學他日出而爲

圖必有功効之可傳矣

六曰平心論人

律已不可不嚴論人不可不寬使必求全責備舉世之大寧有幾人乎故惟匪人勿比其餘同堂諸子有過祇可面規亦須靜處相對從容委曲誠心以感之和顏以諷之無索瘢以傷厚道無率直以起紛爭至於嘉言懿行則必贊揚而鼓舞之所謂善善長而惡惡短即隱惡揚善之旨也推而論之其於古人亦然古人有立意極純而立言或偏者有處境最難而所

行似矯者又或紀載不真流傳失實吾獨恠後之人不詳考其本末不推原其心迹祗憑巳見而放言高論以見奇不思設身處地未必能爲前人之所爲多見其不知量也吾故爲力行者進以平心卽吾夫子終身可行之恕也能如是則目前之敬業樂群與得志而旁求俊乂皆可以得人矣

七曰公心其學

學者當求萬物一體之心視人之能猶巳之能方見大公無我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陽明先生

曰僕之意以爲巳有分寸之知卽欲同此知於人巳有分寸之覺卽欲同此覺於人譬如凍餒者知耕桑可足衣食偶聞樹藝之法將試爲之卽欲傳於人皆不致於凍餒而後快心何嫌自巳未曾樹藝而遂不以告人乎如此正大之情至公無私眞能樂善者也樂人之善卽我善矣朋友講習之道固當如此是今日之與人爲善卽他年在位之推賢讓能休休有容者矣

一居敬以立基

敬者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自堯舜以來曰欽曰恭曰寅曰翼曰戰兢曰乾惕曰篤敬曰篤恭歷聖相傳若合符節葢敬爲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根本也靜時不敬則昏迷紛擾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動時不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行天下之達道故爲學以居敬爲基猶作室以闢地爲基也作室無基則棟梁何寄爲學無基則身心何依敬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是夫持敬之方朱子言之簡切有曰主敬之說不必多言

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一隨事以窮理

理無形而著於事事至賾而統於理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細而食息起居顯而禮樂兵刑微而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學者旣已居敬則心靜眼明凡事之來隨其大小巡顯必究其所當然更窮其所以然詳審精察務致其極至於讀書乃窮理之一

漸熟諷其辭細繹其義始爲以我之心窺聖賢之
心繼爲以聖賢之心易乎我之心斯爲眞讀書斯爲
眞窮理朱子曰河南夫子所謂或讀書講明義理或
尚論古人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格
物之事也格物知至則行無不力而遇事不患其無
立矣然欲從事於此須屛絕外好使力專而不分則
庶乎其進之易耳

一黽勉以力行

爲學不力行則知徒爲知無以有諸已失聖賢之教

無一言一句不示人以入德之門誠由聖賢之言會之於心體之於身自視聽言動以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事事盡其所當然不以易而忽不以難而諉樸誠馴謹一意務實絕去務外好名之弊惟日孳孳瞬有存息有養不知富貴之可欣貧賤之可戚利害禍福之足憂喜也斯於聖學其庶幾乎朱子曰若不用躬行只曉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去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身心到得做事業時只隨自

案分上何要

嚴密以克己

語曰人心一動妄念叢生人身一動皆慾紛集故不學之人內外渾是人欲既已窮理則天理人欲昭然不淆故凡念慮之微事爲之著一知爲人欲卽竭力克治之毋以轉念自移毋以無妨自寬絲毫不輕放過更從難克處克起方是嚴密工夫朱子曰人做不是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故曰

果而確無難焉

一循理以處事

人生天壤間綱常名教之攸屬交際往來之所會豈能漠然無事乎而人動生厭事之心則非事之累人人自累事耳顧凡事之來必有一定之理惟虛心以觀理是則行之非則止之勿執已見勿徇群情勿以利害而易所守勿以苟且而溺於俗務使無過不及歸於大中至正而後已萬一禍變不測亦惟義命自安詎可越理求免寃之來免不得徒自喪其品行矣

子曰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若能一日十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塡溝壑只成就一個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雖遇大困厄而此心自安寧

一推己以待人

人同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即同得天地之理以成性蓋乾稱父坤稱母而民吾同胞也已昭明矣忍聽人之昏昧乎已飽煖矣忍聽人之饑寒乎是必以己心度人心勉強用力推以及人由親而疎各盡其所當

然公以爲體恕以爲用藹然有恩以相接秩然有禮以相維弗責人以所難弗苛人以求備則施無不當而行無不得矣若自私自利刻覈不情雖骨肉至親邈若秦越即其巳身所行反覆矛盾更不勝其違悖矣皆不公不恕之過也朱子曰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無有我之私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學規

陸九淵書堂講義

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頑鈍疎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授教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

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之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在利所習在利斯喻乎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

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
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
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
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
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
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
使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
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爲小人之
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

日勉焉𢡟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必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毋負其志

朱子跋語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陵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

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又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王梴講義

時壬寅仲春梴與西廬趙子遊白鹿洞讀象山先生

義利說及考亭先生跋語因嘆曰是學之不明于天下久矣時南康守海石梁子星子令阮朝隨洎諸生十餘輩咸在焉因爲反覆闡明二先生之意且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一章實發明此章之旨其曰雞鳴而起卽他章夜氣之說使人從本體萌動處辨志用力卽路頭不差然此恐爲衆人言之若吾輩稍知學問好惡不甚遠特於微處恐未能信而遠日好惡端矣眞自欺也如諸君今日居官可謂曰廉若便云是喩義是孳孳爲善恐便有可講處若於

獨知處稍不脫然便暮夜却金又多了許多知字大抵道無精粗吾輩今日之廉眞於微處叅得透徹便是義便是精一便是格物便是愼獨便是集義無疑也又嘗見東廓鄒子曰世間只有兩隻船一隻是舜一隻是蹠出此必入彼無有足踏兩船而可以安其身者今人如稱其爲舜踦蹻遜避曰彼聖人也我爲敢當如目其爲蹠則發赤大詬矣旣不敢當舜又不屑爲蹠是踏兩船也恐兩船之間非安身之地斯言罕譬大有警省衆以爲然已而守令别去乃偕西廬

洎諸生登大意亭曰漆雕開正於微處恐未信又登
高美亭曰中庸便是高明否則高明是虛了佛氏正
坐此若能戒愼恐懼當見此等氣象西廬亟是之已
又别去夜與諸生歌而罷明日行歷九江復取道南
康西廬來舟中請書之因謂西廬曰願與兄致力不
爾恐說得絲透徹只是見解近日講學又坐此西廬
瞿然遂别去

張洎具講義

往按應天時行部寧國一日諸生講費隱章毋毋着

一語云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因思道體無形孰不知之而每每要粘此一語得無外耶蓋孔門性命之學至子思時發揮已盡而世儒談者如老子之徒楊朱莊周之徒往往求之虛無寂滅荒唐之間以爲道之妙其於吾儒平實簡易充周不窮之理置之以爲平常淺近而不足爲也子思慮之故特揭而言之曰君子之道非徒不可見而隱也乃費而隱也重在費字而言夫婦言聖人言天地言鳶魚皆指其明白可見者以爲道至日言其上下察也察字正與隱

字相反其旨尤明講者每重隱字失子思之旨矣造端四句明是結言或以謂體道之功亦不是古人三十有室若以造端夫婦爲體道則吾十有五時何處用功當時卽與周觀察及諸生言之咸躍然同聲

葛寅亮講義

但宗臯問格字漢疏格來也程朱訓格爲至象山慈湖謂格其物欲是格去之義陽明謂格不正者以歸正是格正之義南城羅氏謂事皆合式是格式之義今何以獨川遁微之說答曰凡一字兼數義者固有

之諸說解格字未嘗不可但以本文貼之如訓來須云致知在來物訓至須云致知在至物恐於文義費解若格去物欲則物字不從物有本末之物却與本章戾矣格不正者正字未免與正心相濫就格式則非於格上增一就字便讀不去總之格去格正格式義俱像正心誠意與致知知字貼不來惟通徹之訓出於呂東萊釋天壽平格處以此訓格物當云致知在通徹乎物旣文理順而於致知又體貼得着故獨從之又經書中凡論事天地鬼神如格於上下祖考

六

來格之類多用格字我去通徹乎神是感格神來通徹乎我是來格又四書中有恥且格是君之通徹於民格君心之非是臣之通徹於君此義是處處可合又通則未有不來且至者來字至字義俱可該於其內似格字惟此訓最爲精覈余應桂曰格物以通徹訓似郎致知義恐兩下大無別曰知與物却有別致知者推致此知於物也格物者格通此物於知也兩下相離不開以傳證之如致此知於意則毋自欺而格通於意之物矣致此知於心與身則能見聞知味

而格通於身心之物矣致此知於家則好知知惡惡知美而格通於家之物矣致此知於國則知中以誠求而格通於國之物矣致此知於天下則以絜矩而知上下左右前後之情同而格通於天下之物矣以傳印之處處親切可證但宗鼻曰格物既通於意心身家國天下則已是一徹俱徹到了悟處矣何前講謂只是求知之法曰知原有兩様有虛見有實證未誠意以前止擴充其知識虛見也自誠意以至乎天下進一步方有一步眞見乃體驗於行事實證也此致

知既在誠意之先止屬虛見若實證自須歷誠意以下如知如何誠意必誠了意方爲實證誠意之知知如何正心必正了心方爲實證正心之知知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修齊治平過了方爲實證修齊治平之知若謂致知便實證將功夫已收攝盡又何須遞推誠意等項陳文鴻曰如此則將致知反輕看了曰如何可輕本文先說欲明明德於天下因遞推及致知格物是此知乃先意未誠而開始貫穴下平而要終者蓋知如暗中之燈非此則舉足顛躓

一步行不去矣故如傳中所言毋自欺及見聞知味
好知惡惡知美誠求之中絜矩之知上下前後左右
皆脫不得知字之義雖不釋格致而實即散寄於誠
正修齊治平等中正以知行原是一事所知的即是
所行而所行的必不能以離知兩頭原分不開故不
能以分析言之則知與行又何低昂之有

王洞熊飛渭講義

學何爲乎聖賢言之備矣莫切於大學誠意一章孟
子夜氣一章蓋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人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皆在於是嘗閒居檢點平旦自思悚然汗下保無爲小人之歸入禽獸之路乎始於一念自欺放其良心遂至於此嚴乎哀哉不仁甚矣心先死也何以爲人乎又追言學乎今與諸君言學莫如求仁仁者天地生生之理而人得以生人心卽天地之心無物我間者也此心一刻不存則視人之患苦而惻隱不形處已於穢污而羞惡不發見利則爭而辭讓之節缺遇事則惑而是非之辯淆一失則皆失一得則皆得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仁者無私私積而百

行墮焉衆惡府焉故不仁不義罪大也諸君毋曰學文焉而已易傳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士有能學問求放心立誠不欺而文采不彰於天下後世者乎若放其良心不忠不信而文文焉用乎願諸君子篤學爲文毋以爲文盡學只就尋常日用一動一靜自操自省常須有一團懇懇惻惻之意是良心不死而進修有地也將以是觀德業焉敬之哉

主洞干建邦講義

鹿洞澗中有石刻吾與點也之意因與諸子言曰此程子受學于周子言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蓋茂叔襟懐灑落如光風霽月而程子之吟風弄月眞善學者矣後人當識意字如何當時諸賢同一言志他人說經濟事而曾晳獨說眼前事似乎寂寞夫子反加讚賞程子謂曾點已見大意又謂有吾與點也之意此意正耐人思蓋以人心貴洗滌乾淨無纖毫私累常活活潑潑如魚之在水鳶之在空凡所觸處皆可見天理流行無時不有時

行物生之機無時不有老安少懷各得其所之妙貿
然已見及此故在莫春時有此境界雖不在莫春時
亦有此境界正以此意之大吾心自有所以因時制
宜者隨在皆有發育機括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與萬
物相通且夫堯舜之世天地平成人物休美無一人
不遂其情無一物不普其化就似莫春時陽和徧覆
人物舒暢一樣夫子抱道在躬惓惓以斯民爲念而
裕立道綏動之功化其於雍熙之象久已思慕之故
曾晳偶一言及得合其意不覺欣然動念稱賛不置

會晳故留連眷戀重疊詢問後世程明道先生始領畧之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此其大意非可刻舟而求膠柱而鼓者也蓋濂溪先生以主靜立極又曰無欲故靜每令程子尋孔顏樂處樂豈易尋哉先儒有言曰欲知所樂何事須知顏子所好何學不知顏子好學何如而徒求其樂樂于何有吾謂必有三月不違之心始有簞瓢陋巷自適之情是人欲忘而天理得則亦無地不樂無人不樂無時不樂也已

周子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逈出常

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

濂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陰陽動靜之爲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

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周子喫緊爲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

也　凡看道理要見大頭腦處分明下面節節只是此理散爲萬殊如孔子教人雖是逐事說箇道理未嘗說出大頭腦處然四方八面合聚湊來也自見得箇大頭腦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說出太極又是大段分明指出矣且如惻隱之端從此處推將去則是此心之仁仁即四德之元元即太極之動處如此節節推將去亦自見得大頭腦處若看得太極處分明則盡見得天下許多道理條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此箇道理元無虧欠也

湛若水心性圖說

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性也者心之生理也心性非二也譬之穀焉具生意而未發未發故渾然而不可見及其既發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萌焉而仁義禮智自此焉分矣故謂之四端端也者始也良心發見之始也是故始之敬者戒懼愼獨以養其中也中立而和生焉萬事萬化自此焉達而位育不外是矣故位育非有加也全而歸之耳曰何謂敬終卽始

之敬而不息者也曰何以小圜心無所不貫也何以
大圜心無所不包也包與貫非二也故心也者包乎
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中外非
二也天地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極言之耳故謂內為
本心而外天地萬物以為心小之為心也甚矣

湛若水四勿總箴說

甘泉子曰古之學者本乎一今之學者出乎二予以
四箴存中以應外制外以養中惠教後世學者至矣
使其知合觀並用之功則善焉如其不然或有分崩

離析之患而昧精一易簡之學矣予爲此懼推程氏之意以達孔顏之指爲作四勿總箴庶學者知之合內外之道以不二乎一貫之教焉

心含天靈灝氣之精與地廣大與天高明惟精惟靈貫通百體非禮一念乾知大始事雖惟四勿之則一如將中軍八面却敵精靈之至是謂之幾顏復不遠百世之師聖遠言湮多岐支離一實四勿毋二爾思

洪若水心性總箴二圖說

丙申秋八月予以考滿由江泝湖而南攜諸生直訪

白鹿書院謁拜先聖先師訖登眺新開洞憩息文會
堂觀前南康守玉溪王子溱公濟刻予心性圖說於
碑所鐫四勿總箴於洞壁會南昌鄉進士裘生衍先
任洞館與之觀二刻默然感悟而未竟其說遡遵明
旨復職而洞中勝景一時勝會常往來於懷今年戊
戌孟秋得今江西少參晉江南岡子王子道思寓書
於予曰日行部至江洲謁白鹿洞宗儒祠坐文會堂
見心性圖刻儼若對先生因與諸師生發明先生隨
處體認天理之學聽者莫不動心焉然此圖固先生

平生得力處然非專於此洞作如陸象山呂東萊之講義記文專留洞中學者傳誦也況先生常蒞斯堂乃爲嘉惠後學留之講義愼中也嘗刻之貞珉續之新志以示諸生而授口講以布先生之教於無窮此洞之幸也亦我先生之心也予閱而僭之曰甚哉王子成已成物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水也何敢贅言於諸先哲之後哉雖然吾嘗有得於天之所以與我者而聞學之大頭腦於君子矣蓋聖學之要於心性燭箴二圖焉盡之矣性圖說以言其道體也四勿圖箴

以究其功夫也二圖者實相表裏實相發明者也王溪王子並刻於洞中其有深意乎予時在行李匆匆啓其端而未竟其說今以南岡子之請千里致書而慇懃焉吾雖欲勿言忍負其盛心耶竊惟先哲講義固不拘拘於一書發其精意使可用力焉止矣因卽其二圖之刻在斯洞者發揮之以究其體認用功之實寓南岡子以與太守梁子懋陽及洞中師生講求焉昔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蔡宗兗洞規說

朱子曰白鹿洞規欲使學者易見故條列以示人耳合而言之博學者學此五倫也審問者審此五倫也愼思者思此五倫也明辨者辨此五倫也篤行者行此五倫也言此五倫而務實言忠信也行此五倫而克謹行篤敬也處此五倫而氣有不平忿也意有所私慾也處無所差善也處有所差過也正義不謀其利明道不計其功即懲忿窒欲之事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求諸己即遷善改過之事非出五倫之外而別有接處非出博學五者之外而別有其功也然合

五者而總其要則又不出此心而已故隨事而用其
心則曰博學有問而專其心則曰審問即事而研諸
心則曰慎思心昭昭而密察則曰明辨心存存而不
已則曰篤行遇父子而此心惻怛曰親遇君臣而此
心敬畏曰義遇夫婦而此心不狎曰別遇長幼而此
心克讓曰序遇朋友而此心不欺曰信忿心之猛也
慾心之私也善心之得也過心之失也正誼不謀其
利明道不計其功心之忠也不欲勿施於人不得反
求諸己心之恕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張子曰心統性情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
心地爲本皆爲此也今人但知朱子之條列不知朱
子之統會往往泛求諸事而不內求於心夫泛求諸
事則多岐亂是日見其煩擾而支離矣內求於心則
一本上達日見其平易而切實矣故今紬繹洞規發
明此義雖未敢謂能暴白朱子之至教庶幾不蔽天
下之正途諸君其與我共由之哉復此洞規圖示乎
后正德十六年九月八日
鄒守益示洞生四說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無傲以療簡具見唐虞醫藥否則好仁好信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乃是濂溪傳千聖延年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爲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爲吉凶

作德日休作僞日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物外事事整飭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蕩其不辯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遊高明乃是考亭喚醒來學求福關頭

爲善而舜爲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不舜

不蹶中間豈有駐足處哉喻義喻利洗刷深痼乃是

象山指出本心斬絕支離葛藤

多聞多見猶在枝派上檢點須是戒愼不睹恐懼不

聞端本澄源自聞自見故能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

萬派只從中和流行乃是學術王霸訣竅二三子登

陟名山景仰先哲尚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

趙參魯四教說

偶偕諸生步溪上披剃剔蘚徧覽刻石始得行字於

橋畔越數武得忠信二字迤西又得文字諸生曰是

所謂西教也時片雲冉冉出峰下諸生漫然且相指
予獨第三石則忠信字聯書端然如中立而文行字
東西相向列若左右侍者余因謂諸生曰若知書者
意乎其置忠信於中也以示本也聯書者忠信一心
也文行相向列者從忠信出也是所謂一貫也彼因
人之分四教也豈未聞一貫耶曾子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余亦曰夫子之教忠恕而已矣道一也教
一也諸生其識之

朱廷益格物說

聖人之言簡明直截大學一篇直指道體為學人師程更無一字深玅如所謂格物云者在章內修身為本句都一盤托出與人說盡了物即物有本末之物原無二物知即知止之知亦無二知格者條分縷析格其何者為本何者為末蓋前面說個身心意以及家國天下恐入道者看作身心自身心家國自家國天下自天下既散漫難據而又天下以國先國以家先家以身心意知先先亦牽强難合遂提出格物二字謂有許多條件其實只在通透本體本者何修身是

也通於身之爲本則件件有個主宰如定盤針一下處處皆平正其本而萬事理矣故云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又決言物之本末不可不格以爲下手用工張本厚即躬自厚之厚此葢初束髮時曾悟及而近世亦有解及此者下文每章歸重本身上便見件件該格件件有實用其力處故結之曰此謂知之至也何等簡明直截乃過求者欲補綴聖言固失之支離而謂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則誠正修齊許多事皆無用矣聖建言遲後來說

愈多而道愈裂且只一部大學道理都說盡了更不容後人贅一字即再起先聖於九原亦不能於前言之外別有增益工夫也知至致知至與致有分別致以用力言故曰先致其知至即至善之至蓋既通於本末則知至善在我矣實用其力便不難故意誠次之大抵吾性萬物皆備只純然一至善反乎善則惡矣故吾人終其身不越好惡兩端下面節節是好惡貫到底好善是本體惡惡乃所以全好也要見古人以萬物爲體故格其物之本而知所謂至善矣當下

就於念頭起處實用其力念頭起好惡處便是獨只
慎獨工夫是徹上徹下之道程子云王道只在謹獨
大學先格致而用功全在誠意過此則物物皆身頭
頭是道所謂先明諸心後知所往是已若上文知止
是入頭要識個所當止處猶屬意向到能得便是至
善了中間定靜安慮正是入頭一段凝聚精神漸次
故句句下個能字要見其理如此有分配格致誠正
者則大舛矣若夫本末總一物則陽明先生之說甚
明一物也而自末遡極於本如在家則家之本好惡

不偏是也在國則國之本藏身之恕是也在天下則天下之本先慎乎德是也故又曰德者本也序有先後本則一定正是殊途同歸一以貫之的學問如此益不揣固陋謬以此參先儒未定之說與在洞諸生商之若遂謂發聖經之旨則烏乎敢

方大鎮白鹿洞晤語

今世士邀功令不得不習舉業然舉業與道學初未嘗分為兩途也有以道學之心為舉業即舉業為道學矣但以舉業之心為舉業即與道學同堂而千里

矣夫士含毫濡墨搆意措藻必欲與命題語語相肖必欲與聖賢心心相印安得不謂之義一邊事然反而求其起根發萌之初念所以搦管抽思欲與聖賢相印題旨相肖者乃其欲與主司爲知己與青紫爲捷徑者也似又不得謂之義一邊事矣毫釐有別義利遂判仲達曰此利字不得粗淺看乃極其精微者也舉業之士運筆之時稍有毫釐迎合主司之意卽文字亦便不佳由斯以觀利心之不可不斷也舉業猶然況於學乎鎮曰昔年嘗校士越中以先事後得

命題諸士看此得字太淺泥於註中粗鄙近利之語遂以市井溝壑當之愚意則以爲君子有事於學一惟深造以道俟其自得而已纔有毫釐期望之心助長之心襲取之心便不可語於集義之學故曰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曰得曰獲皆所指也張南軒先生曰無所爲而爲之心義也有所爲而爲之雖義亦利也先君子立教榭川獨揭性善之宗所云性善者無所爲而爲大學之至善孟子之良知皆此指也今辰太守黃公遺以吕新吾先生呻吟語有曰說自然是第

一等話無所爲而爲說當然是第二等話性分當盡職分當爲說不可不然是第三等話是非毀譽是已說不敢不然是第四等話利害禍福是已此語亦最精微平居鄙見暗中偶合然所謂自然無爲却不得流入於巫門道家之指必如南軒所云不爽正學之脉似此毫釐分別萬萬不可混淆也仲逵曰無爲其所不爲蓋孔孟學脉也今說到無所爲而爲正合此指但今學者肯說第三等話有異却是非毀譽之心亦庶幾良士矣鎮曰公所教令諸士歘目洋洋纚纚

偉哉與起斯文之志然窺其要言乃曰務以清心觀山聽水此語正合此指夫心何以清純於義則清矣清則山水俱清然清不在山水也心何以不清雜於利則不清矣不清則山水俱不清然不清亦不在山水也袁公呻吟序曰順擧十之三逆攻十之七此語最是學者用功肯綮能於世逆即於學順能於境逆即於理順能於情逆即於性順能於利逆即於義順諸士時時體會逆攻之法清心之義以為舉業便是國手以為道學便是聖胎根器力量其途正遠其日

正長也但儒行有云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所望此志

此術無異同無作輟相與有成斯足貴耳

李槃與洞主問答四條

問聖人之學道德性命之學歟李子曰然曰今功名之士汲汲於功名累道德性命多矣敢問何以遣之而後可曰道德性命不在功名之外也曰功可計乎曰巍巍乎堯之成功光被四表堯之所以稱大君也計此仁覆四表之功則計功不害也計一身一家之小功以自多則不可也曰名可尚乎曰昭昭乎舜之

得名風動四方舜之所以稱大孝也尚此風動四方之名則尚名不害也尚一長一得之小名以自矜則不可也曰富貴之士妨道德性命乎曰今世儒生動稱功名念重非能志功名也志此富貴耳不義之富貴聖人視如浮雲不以其道得之君子不處也富貴而義也三公不爲踰萬鍾不爲多得之以道舜受堯禪富有四海貴爲天子功名在天下而天下之富貴若固有焉皆道德性命中物也守箕山之高抗首陽之潔雖聖人之淸乎其去時中之學遠矣

問聲色貨利爲聖學之賊何以排之李子曰子爲聖人在聲色貨利中求其是而已矣曰不必排乎曰無以排爲也子生有耳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聲子聽正聲不聽非禮之淫聲聲豈賊子學聖人之耳乎子生有目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色子視正色不視非禮之亂色色豈賊子學聖人之目乎子生有四體天與子以人倫之正貨正利子取正貨正利不取非禮之邪貨邪利貨利豈賊子學聖人之四體乎曰人欲不害天理乎曰人欲天理辨者纍自此後儒衛道之高論

非孔孟近人之至言也孔孟之學始于大舜有從欲以治之訓傳于三代有所欲與聚之仁忠恕近道則不欲勿施施以所欲也志學漸進則從心所欲不踰矩也養心莫善于寡欲則毋欲其所不欲欲其所當欲如此而已矣非以無欲爲宗也多欲者欲非其禮欲禽獸之欲則非天之理非天之理則非人之欲矣寡欲者欲中其禮無禽獸之欲則是人之欲是人之欲則是天之理矣去其非者存其是者孔孟所謂聖人之學也朱紫陽而在吾願以此就正焉國

所必然也

問人不違人以爲道遂爲聖人乎李子曰然曰聖人若是其易言乎曰聖人亦人也聖人能爲人人不能純爲人故不及也一事能爲人則一事即聖人之道一時能爲人則一時即聖人之道一事之外人能爲人之事焉不若聖人事事能爲人之聖也之外人有不能爲人之時焉不若聖人時時能爲人之聖也故聖人人倫之至也非違人爲人也故人能爲人爲之不已而至于聖則聖人之德之純矣

問義並利生舉業孔子生今不廢是矣胡敬齋云爲利而求者見利則爭聞義不服反玷作興之意又云科舉豈待與洞教之其舉業已過欲進聖賢之域者非洞何以教之是利終非義舉業上則有聖學故宜復鄉舉里選耳請問何如李子曰否爲利而求見利而爭則利非義求爲綦義利與人同則利亦義今科舉首聖經之義必鄉里官吏保無他過乃得應舉非求明聖學行鄉舉里選之法乎人患未通舉業貞通舉業豈待入洞乃習聖學也毋輕議舉業